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九

昭公

昭初年晉楚爲二伯齊魯衞鄭爲晉屬方伯秦陳蔡吳爲楚屬方伯自平丘以後諸侯遂亂于二十七年以後再見公如齊晉之文中國則齊晉夷狄則吳楚爭盟諸侯非復二伯之古制也魯世家三十一年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

元年 年表周景王四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宋平三十五年陳哀二十八年衞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杞文九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吳夷昧三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正卽位正也 再發傳者明子野正卒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 楚在晉下二伯詞也招不目弟者會盟正辭通于天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也蔡在會者以楚在也次陳下者陳蔡衛三國大夫次序亦不定也齊在楚下主晉伯也郭左作虢【疏】招成公子哀公弟

二月取鄆 鄆者莒之邑也此伐而取不言伐者避下晉之討也在喪而取譏公也公以鄆始亦以鄆終【疏】魯語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衞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

懼壓焉故曰雖死于外而庇宗于內可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以後不記事此仕諸晉也言奔者惡秦伯奔晉者秦晉仇國疏秦本紀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讒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欲待其後世乃反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再發傳者以此非內辭其弟云者此非來內因奔乃弟舉親之也舉其親故言弟來聘言貴者母弟親貴兼存以其聘魯則舉貴內以貴者爲榮于其本國則言親盡其親以著其惡各隨所重言之也親而奔之本仕于晉經乃以奔言惡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譏秦伯也不言公子所謂盡其親以惡之也奔與殺同等而差輕疏春秋親親之義鍼仕于晉以奔言之段出奔以克殺言之皆照常人加等所以篤倫常明恩義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葬稱悼公疏日者襄以後正例日邾進則日不進則時決嫌疑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此晉伐狄大原狄地也原者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狄邑名則當曰大鹵

傳曰舊傳文中國曰大原中國以原名正所言是也爾狄曰大鹵方言異名先師所傳

大鹵斥而其地平故自地形名日大原自其鹹斥言之曰大鹵號號者無定自我以形象稱之尊卑形色之等是也從中國大原地也非邑無定名故從中國辭名之名名者有定自彼而定人邑之名是也從主人

號郜鼎傳作物疏此繙譯之說也並見襄五年傳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據下卒入為君也不言公子當國也自齊齊有奉焉齊欲專莒逐展而納去疾

言入者內弗受篡也疏左傳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故言自齊去疾齊出也故齊立之

莒展出奔吳何為出奔去疾入而展出展蓋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此何為皆嫌曰莒夷狄小國也夷狄不言正

不正故亦不言嫌不嫌略之也疏左傳云展輿奔吳吳出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已取鄆此言疆田者明盡取其田也蓋叔弓取以自益莒有內難魯乘其事而盡取其

田也

疆之爲言猶竟也疆不言帥師言帥師者取之諱因亂再取故以疆言之疏與莒爲竟言帥師明有難

葬邾悼公至此乃葬進也以下皆日卒時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傳曰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此弒也不言者因其討賊諱之以成其義陳蔡弒君慶封亂政楚子皆討之使錄其弒則嫌于不當討故不書弒而討人之弒則其罪可知矣疏楚世家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郲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赴于鄭誰爲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書者爲下歸弒張本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疏比共王子懼而出奔

二年 年表楚靈王元年共王子肘玉按昭篇三傳說多同舊說所謂不同者取緒公子陽生晉趙陽蔡侯朱東國數條而已今皆合通之終篇無一異說矣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公出奔晉爲之也起季孫同類聘而與季孫和結爲黨故方行聘魯而魯君往不得如晉者 疏 左此爲政而來見以覲諸侯也且起爲之也 疏 歷聘列邦使聘平日不以上卿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以大夫報上卿恤所無起也 疏 也禮有隆殺不一定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有罪也其不稱人者鄭略不稱人也 疏 黑公子騑子子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方來聘有有嘉禮乃君往則不得入 疏 魯季孫則得入明韓起爲季孫主謀也 疏 世家昭公二十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

恥如晉 謂如晉不得入 故著有疾也 據二十三年經言有疾乃復傳云疾不志是至河乃復皆疾故云著有疾以君制于臣故託言有疾昭乃復皆言至河蓋所至不必至河因如晉不得託有疾不敢渡河而還

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据至河乃復是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据言如晉惡季孫宿也政在季孫交結伯國大夫故浸至于逐君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不貶絕也凡不傳者多無貶絕宜從此推之【疏】据左傳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傳以惡季孫此晉大夫不欲公朝故託辭謝之下逐公納公可見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以狄道狄秦故內滕稱名成世已交代故以後純名矣滕自此以後皆名皆日卒時葬滕從中國故也中國小國不從方伯例因其變夷襃禮之也成十六年始日至此始葬以下皆葬矣

夏叔弓如滕葬襄公滕子來會葬故報之滕以君會葬魯以大夫報之薄也

五月葬滕成公左氏云叔弓如滕葬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此會葬小國使大夫會如齊晉會魯葬之誼與如莒同月者急之也

秋小邾子來朝 記朝言能朝也不卒葬者邾之附庸也附庸故敘杞下不卒葬因邾進故錄之詳莒夷狄雖卒猶不得言朝 疏 左氏以爲穆公春秋小邾三朝僖七襄七昭三是也郳一來朝莊五年

八月大雩 記災也

冬大雨雹 記異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劉子說大夫專權燕逐其君名者罪之也諸侯失地名 疏 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解見襄十九年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劉子說昭取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疏 雪左傳作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劉子說楚靈王圍卽位欲爲霸會諸侯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不許以司馬侯諫而許之遂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讟于下羣臣倍畔于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逃亡卒死于野故曰晉不頓一矢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疏 申楚地楚主盟故先蔡夷蔡也徐子先滕亦夷狄也頓胡沈近楚中國不序序者亦以夷狄主會也淮夷不序亦以夷狄序之不序魯衛曹三君辭謝未往也楚世家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

楚人執徐子 晉執多楚只一見執者抑楚也執宋公不明言楚執此明言執者爲中國諱執宋以夷狄執夷故明見伯乃言執楚言執者託于夷狄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月者不使懷惡而討謹以惡之也蔡自襄二十四年七見從楚 疏 吳世家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

[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此入而殺[據封于吳]其不言入何也[入而後執]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據濫不繫以通濫]不與吳封也[宋彭城不與楚封與此同義【疏】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魯來奔吳吳與慶封朱方之地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封于吳宜繫吳]爲齊討也[有罪于齊故繫齊如夏徵舒氏陳]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經不言封弑蓋助崔杼弑光也]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劉子云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立太子者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

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疏按卽卷卒是也軍人粲然皆笑楚世家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殺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兄君之子員而代之立于是楚王使棄疾殺之慶封弒其君按封杼黨也同弒光書杼者從重也賊黨亦當死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據討賊不言執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以其懷惡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貴爲天子諸侯也以天子治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故執大夫稱侯爲伯討用賢治不肖荀子曰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按賢謂二伯不肖惡人也不以亂治亂也亂夷狄也不許夷狄憂中國也故討陳猶譏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二語師說所傳其斯之謂與傳引以爲說此事也謂與疑詞不敢直言疏不書圍之弒君所以成慶封蔡般之討也蔡般罪重而慶封之事有嫌故決正其義不書弒以正其討

遂滅厲厲徐小國楚屬故齊桓伐之楚滅之者因吳強服于吳不日微國也時遠也春秋予楚有夷狄之辭待之嚴而于其屬反無夷狄辭者楚強僭王而屬國無罪欲存荊徐故寬赦小國是以于其屬國不以夷狄待之也

遂据遂滅偪陽直遂滅繼事也因伐吳之師不日知繼事也

九月取鄫莒前以子為鄫後卽有鄫莒之滅鄫易乎人之滅故不日以起之晉人來討又復立鄫此魯又從而取之不日者承上滅文如晉人執虞公者然以滅文前見也【疏】鄫中國也滅之例日此月者失國辭也前以時滅此再滅故仍其前滅如取邑非國故不日也取月滅時並以明前滅而更立也魯以事楚之故因其滅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三家卒必書者文宣以下錄內詳又明其世卿之患【疏】豹得臣子僑如弟僑如奔齊乃立之十五見經庶子婼立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貴復正也據言譏知舍復正此非正也言復正者成人之善也作舍言軍出言帥者出不定合軍數作舍則言定數也疏按二軍或分上下如晉獻公事是也或分左右如清之戰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屈氏也楚有氏大夫此殺無罪也不以稱人不稱人爲例者略之也屈申一見疏左傳楚子以屈申爲貳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楚强有威無河上之難昭公惟此得入晉大夫專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杞邑莒人取之下叔弓帥師此叔弓意也疏牟夷二字名也牟婁防茲二名亦皆以二字爲名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出當爲叛三十一年傳來奔內不言叛是也此受叛人地不諱者君不在也公出納叛人所以惡大夫也及防茲據其閭丘不言及以大及小也據國以大及小知此同莒無大夫據會盟序大夫言莒人經不見大夫字其曰牟夷何也以其

地來也莒魯屬凡臨外會盟通不見大夫惟稱人獨繫魯事乃得稱名凡魯事皆得名以地言者据本事立說

疏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與傳同

以地來則何以書也据莒慶惡其接內凡以事來魯不書也

重地也地為天子所專諸侯為天子守土失土取地皆大惡故取邑書以邑奔與取邑同保其地則不得不舉其人

秋七月公至自晉月者莒人愬于晉晉欲止公故危之也公不在而內受叛人邑有危道故月致以起之漸至于見逐疏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以范獻子之諫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劉子說魯納牟夷莒怒伐魯叔弓帥師拒而敗之疏叔弓為三家所使故獨以專政見日者勝內也

狄人謂賁泉失台中國言賁泉夷狄言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賁泉直泉也泉從地湧出賁泉非地名號從中國言賁泉知其地言失台則不知其地經地名多由地形方類言之非盡由舊名

秦伯卒 秦伯何以不名葬則不名也何爲葬則不名名秦之專例以見其在梁而爲留守非諸侯所得也 疏 秦本紀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不名者狄之也以後惟記三卒葬不記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劉子云吳王使其弟由犒師徐稱人者與越從同不可獨人越也吳越交兵之始 疏 吳世家十一年楚伐吳吳雩婁

六年 年表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月者不正也襄以下卒正正例月 疏 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

葬秦景公 春秋夷狄之君不書葬秦已狄矣猶書葬者非實夷也莒雖猶中國猶不葬者眞夷也以葬不葬明夷故不敢假秦書葬始此 疏 秦六年三葬自此以下三卒皆葬葬皆時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爲寺人所逐衛與宋不睦【疏】事詳左傳

秋九月大雩劉子說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拒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

楚薳罷帥師伐吳此楚師敗不言敗者略之薳罷以後不見【疏】吳世家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谿楚師敗去

冬叔弓如楚公將如楚故叔弓先之晉討從楚故不得如晉【疏】成以下公不如齊齊失伯也襄昭如楚如楚代齊爲伯者然

齊侯伐北燕納北燕伯也事詳左傳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內言平者四隱六言鄭輸平此言暨齊平宣十年言及齊平十一年言及鄭平言平兩在

齊兩在鄭【疏】左傳賢齊本齊求之也

平者成也暨據或言及猶暨暨也據宋公之弟辰暨奔也暨者不得已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由于人求而許之言此以明功過淺深以外及內曰暨左傳曰齊求之也外暨欲盟故言暨暨及內外辭也春秋盟會必明主客以定功過故盟會雖多必分首從凡言會者皆外為主內勉從之其功過淺言及則內主之功過深言暨則非己所欲迫脅而已傳曰以外及內曰暨然則言暨者皆內迫脅于外之辭也

三月公如楚楚伯諸侯故稱如楚然經意終以齊晉為二伯之正故如楚皆書月【疏】魯世家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公專心事楚

叔孫婼如齊莅盟公如楚大夫如齊莅盟齊失伯楚分伯諸侯之辭也【疏】言如公命也如在公行後者公臨行命之先君而後臣春秋之序也

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此篤正月

平也再見傳
者起暨從同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劉子說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楚靈王亦弒死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疏】衛世家九年襄公卒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

鄉曰衛齊惡 據元年郭之會 此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 同名非禮

君子不奪人之名 春秋不奪人名名從主人是也 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東國何忌奪名皆貶之 王父名子也 班氏說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于禰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

九月公至自楚 往如告月危之也公言如者以小事大之禮惟施于二伯京師此言如明楚分伯也楚伯而不

以伯許之者奪夷狄也終春
秋二如楚譏晉並譏內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行父子襄五年立十二見經長子未立為卿而 疏 魯世家七年季武子卒 子公彌別為公鉏氏少子紇即悼季孫意如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日者危之甚靈公無道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世家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有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又日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

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公弟例稱公子言公弟母弟也愈親之辭親而相殺招惡甚也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 春秋

明上下之分弒殺書者君臣相殺朝廷之禍也書之以謹兩上相殺猶道兩下相殺則分卑事小怨忿私鬭無與于王政不志也此其志何也据世子臣子一例同爲下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說在信公王世子云可以重之存焉重傳重謂統也志之也公羊云言將自是弒君班氏君在立太子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故弒世子與弒君同君薨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嫡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招惡許楚討之不盡親惡猶不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此弒也不言弒者爲中國諱也陳蔡同有弒君之事楚因討弒滅二國蔡重陳輕陳又中國故諱之使若正卒以避楚之討也疏陳世家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

叔弓如晉左傳以爲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陳世家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爲留所使是有罪也因君罪臣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爲留立也非徵師之私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陳不見公子言公子者留嫌也不言嫌者惡招也蓋如公子比之比疏陳世家楚使公子棄疾伐陳陳君留奔鄭按留哀公庶子

秋蒐于紅魯自文宣以來帥師不言公告言大夫此蒐何以不言大夫蓋此時魯君所存者唯器與祭蒐所以祭宗廟也故屬之于公然則何以不言公春秋隱之故不忍書也

正也常事不書且秋蒐得時則何以書蓋魯君之不蒐久矣此蒐雖屬常事亦常事中之罕見也故書以明蒐之正也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書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禮之大者也劉子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之莊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

知其勇也其擾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日有志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艾蘭以爲防 毛詩傳曰大艾草以爲防 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 毛傳作閒容握謂其門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握 御轚者不得入 毛詩傳曰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 車軌塵馬候蹄 車隨塵進馬蹄相候言御之善也 疏 列子湯問篇說御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云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御之馬掩跡 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孟子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吾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劉子云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不逐不出防此蒐獮蒐狩之大義也毛傳曰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 班氏云含

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射而中**班氏云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著德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因射習禮樂于堂上何士從上制下也**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疏劉子云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中也**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毛詩傳曰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疏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鄭君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是則觀其揖讓之禮可以選士之賢不肖也戰鬭不可習故于搜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雖中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

之取而賤力之義也儀禮經傳通解曰鄉之取于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于澤揖讓之取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陳不正見公子言公子起爲弒事招畏楚歸罪于過而殺之 疏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過者招之徒也程公說分紀成公四子曰哀公曰黃曰招曰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中國也夷狄滅中國不可言曰陳非中國也以楚爲伯以陳攝荊州文以後不言同盟以夷狄治夷狄故可言滅若同盟國則不許楚以滅也此夷之下乃存之何以其本中國也宣世言入陳此言滅陳不再見滅文以其初未稱陳也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澶淵至此八年楚始滅滅國不言放殺大夫言放殺存陳也招奐繫陳者亦存陳也 疏 楚世家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陳世家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封弃疾爲陳公

惡楚子也傳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

葬陳哀公時葬正也

不與楚滅據滅國不葬此言滅又葬閔之也世子爲招所殺因而縣陳中國方伯滅于夷狄受禍最深故存之也亦以陳之復封也

九年年表陳惠公吳元年哀公孫也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賀楚得陳也滅國當地邑如衛陳儀是也不地邑而地國存陳也

許遷于夷以下許在夷從葉遷

夏四月陳火劉子說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言其宮館者略之也

國曰災據宋災邑曰火據宣榭言火火不志據經不志邑此何以志楚已縣陳邑乃志火閔陳而存之也劉子云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言陳火

疏 不言災者陳已縣也言陳者不許楚滅也

秋仲孫貜如齊記仲孫之如齊以見公之不如齊也自襄如楚二十年見叔老聘至此二十一年乃見聘文此起齊之失伯也

冬築郎囿劉子說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疏禮諸侯三台三囿春秋見三台三囿以起之冬築囿書時也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欒施公孫之子也齊不見公子公叔故公孫之子乃見以下欒氏絕于齊陳氏之謀也疏惠公子公子堅字子欒堅子公孫竈字子雅施子雅之子字子旗公羊作晉乃傳鈔字誤事詳左傳可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已舍中軍何以見三大夫叔弓者意如之佐也此取郠也不言者前取鄆不言伐此言伐不言取互見之月者危之爲下平邱會公不與盟危疏章昭諱季平子伐莒

取郠莒人愬之于晉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以下晉伯愈卑六卿爭權不恤公室定哀遂爲無伯之世矣疏晉世家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大夫如不月月者以葬之月加于如上見以葬如也

葬晉平公昭時晉失伯故昭時三君正卒皆月爲失伯故不以二伯日例言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疏宋世家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年表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書葬者痤賢不如申生宋無弒立之禍故書葬所以起晉侯枉殺賢子不書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申楚地疏楚世家十年召蔡侯醉而

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爲陳蔡公靈侯如楚楚殺之使弃疾居之爲蔡侯楚靈王以般弑其父誘之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

何爲名之也據誘殺戎蠻子不名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般弑君賊不以討賊言者不許夷狄爲中國也故謹而名之也虔卽公子圍也前言圍此言虔名從主人也戎蠻子以夷狄誘夷狄尙不名稱時稱月稱日般弑而立不正者也嘗以時卒惡之此乃日稱地據戎發不時不日不月不地謹之也爲中國被誘致被滅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今公子弃疾圍蔡言弃疾帥師起下弑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劉子云昭公母歸氏薨昭不戚又大蒐于比蒲疏按此劉子用左傳說劉子同左傳者多不盡著之

大蒐于比蒲大蒐者方伯五載大簡車徒合七卒正而治兵也說詳漢書刑法志疏王制曰無事而不田曰不

徹此有喪不廢蒐非禮也此不待服終而罪惡見者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不日者惡盟有夫人喪邾子不來弔葬而乃盟不盟公而盟臣一時公與二夫人皆出誰與守殯書以譏昭昭號知禮而有文無實積微不返故春秋譏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不言同盟謀救蔡也疏罕虎公子喜孫公孫舍之子字子皮七穆之一孫達見經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時公不戚又不廢蒐所以見公室之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夷狄不治中國以楚滅蔡蔡亦夷狄也以爲夷狄自滅夷狄之辭也疏蔡世家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爲蔡公

此子也據未踰年君稱子其曰世子何也據世子繫于父未立之稱不與楚殺也夷狄誘殺中國君稱子使若未殺明不與一事注乎志一事四見蔡以前二十餘年乃見所以惡

楚子也詳錄其事以惡之疏用者不宜用也此爲正例用以祭鬼使人爲牲譏楚也

十有二年年表蔡侯廬元年景侯子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伯辭也齊言納者晉伯弱矣高偃以臣納君與晉趙鞅納蒯聵同疏燕世家高偃如晉請兵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齊侯舉矢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此齊伯之文

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據奔名款何也據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名不以高偃春秋臣不納君以臣納者惟此及晉趙鞅納蒯聵齊晉各一見衛次國納世子燕小國納君尊卑相敵也挈燕伯也高偃以臣納君君臣同名無尊卑之分故不以高偃挈之疏公羊以爲公子陽生乃一家之說二傳既有明文存公羊以備異解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鄭世家二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此通嗣君也在喪可聘以結好言華氏以見世卿之禍

公如晉至河乃復以上伐莒取鄆因臣罪而及君也疏魯世家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

季孫氏伐莒兩取皆季孫主之不使遂乎晉也罪既出於季氏又與晉卿比而謝公言此以責意如也父子相繼為惡書者皆昭公出奔之先見者也疏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虎成虎一見疏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三桓以外二言刺公子一言出奔譏之也僖以後公子惟遂以二世見餘皆不

見 疏 事詳左傳慭字子仲因奔無後于魯公羊作整趙氏坦曰聲之譌一見經以下魯無公子公孫三家專文以後公子公孫不振書此以譏之

楚子伐徐 徐者徐州之總名也楚大徐小以楚託伯者之辭也以夷狄伐夷狄可言也故稱子以與晉伐相起 疏 楚世家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于乾谿以待之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按與楚世家同

晉伐鮮虞 方記楚伐郎記晉伐夷伐夷猶可言中國伐中國不可言故狄之也鮮虞中國

其曰晉 据下四言將帥師 狄之也 据舉國狄詞 其狄之何也 据下不狄 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 楚吳伐中國晉當救之今乃與其同道伐取中國土地以自廣國大至于數圻 故狄稱之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此費叛也不言南氏之叛者爲內諱也此不克不言敗諱也下歸費不言者略之以起下墮費也【疏】事詳左傳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劉子說楚與晉諸侯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吳爲章華之台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讟于下羣臣倍畔于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逝王卒死于野【疏】虔卽圍也後改名虔

自晉晉有奉焉爾晉楚相仇助之歸弒歸而弒不言歸據齊陽生入于齊言入歸乃善辭言歸非弒也歸善辭以明不弒歸一事也從外反國弒一事也弒非一時反國能辯之事而遂言之弒君必在內者弒大事不能歸卽得弒明不弒二也以比之歸弒主棄疾也棄疾招比歸借其名以弒乃因亂去之比不弒也謂比歸棄疾託以弒耳若自弒宜別牘書之此遂言明非比親弒弒君者日據楚弒例日不日此以月書比不弒也以此明不日非以爲正不正不

弒之證三也 【疏】楚世家十二年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戮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閒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閒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遂入弒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皙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于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楚世家乙卯夜棄疾使船人走呼曰王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

當上之辭也 据如王札子兩下相殺不志此相殺志當上也 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 据討賊雖一人殺則稱人衞人殺州吁是也 乃以君殺之也 据殺皆君殺臣之辭 討賊以當上之辭殺 謂殺比不稱人乃以當上辭 非弒也 非討賊則非弒明 比之不弒有四 前傳三以歸弒遂言歸弒弒不日此傳以討賊氏公子共有四證也 取國者稱國以弒 据州

吁無知氏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据州吁無知以國氏弒討之亦以嫌詞此討氏公子非取國也

比不嫌也据弒殺皆無嫌詞嫌者不正也比弒有嫌道不嫌所以赦比也然則棄疾主其事何以亦無嫌詞

春秋不以嫌代嫌謂二人皆有嫌道故同稱公子使二人皆不嫌也春秋決嫌疑維以正代正以正代不正不正正代正不以嫌代嫌故凡二嫌相比皆不以嫌言之

棄疾主其事故嫌也兩下相殺不志下札子殺召伯毛伯當上爲嫌此殺公子比亦以當上嫌之分別首從歸惡於棄疾棄疾雖未弒君而主弒謀故以當上嫌之嫌故不以代嫌二嫌當氏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失諸侯故同盟終于此公羊云諸侯遂亂自此以後凡在會諸侯與楚絕更無大盟矣**疏**自此至定四年二十三年晉楚交兵楚有吳禍也晉少外事六卿強各相爭訌劉子起後卒葬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言同盟者所以別中外自齊桓幽至此十六見齊二晉十四例敘大國三齊晉

宋小國八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內州方伯魯衛陳鄭外州四伯不見同盟楚蔡秦吳是也 疏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此為同盟之終下無大盟矣凡在盟之人皆為中國自此以後不以楚奸之鄭被楚禍最深以下則鄭無交楚之文惟不見此盟之陳蔡定以後陳猶見從楚蔡猶見從吳 疏 言同盟如有陳蔡也

公不與盟 魯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心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

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 據不外辭不與者可以與也 譏在公也 此傳與沙隨不見公相起公事楚楚有內亂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言不與與不見公相對

其日 公據

不與盟外盟不日

善是盟也

善陳蔡得歸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揄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疏 因討楚幷執季孫執與以歸並言者言執致晉人之意言以歸以安季孫也

公至自會

沙隨致後乃執此執在致先

蔡侯廬歸于蔡

疏 楚世家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蔡世家楚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

陳侯吳歸于陳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疏】陳世家楚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接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

善其成之非諸侯歸之乃楚復之會而歸之也襄以後不言同盟此言同如曹伯襄復歸于曹之文故謹而日之公未盟而日此未嘗有國也據陳蔡已滅使如失國辭然者據與衞侯衎歸于衞同不與楚滅也不與楚滅故使如失國辭猶若陳蔡未滅言會歸者不與楚復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諸侯五月而葬此三十月乃葬者因其復葬之月起其久陳早蔡晚互起

變之不葬變謂事故異常有三謂共有三例失德不葬失德不葬者如衞朔蔡朌晉黑臀陳侯躍陳侯款陳侯朔齊侯潘晉侯詭諸宋公御說宋公王臣衞侯鄭鄭伯捷黃彰弒君不葬弒君不葬者十一齊光楚商人晉卓子夷獋州蒲衞剽鄭夷宋與夷捷杵臼未踰年君二齊舍晉奚齊皆賊未討內隱公閔公外賊未討

而葬者魯桓公蔡國也夷狄討而言葬者陳平是也滅國不葬據葬紀季姬叔姬不葬紀侯知滅國不葬也紀不葬者而葬二姬明失國不葬也婦人之義不踰君而踰君亦明滅國不葬也葬二姬以起不葬紀侯也然且葬之陳蔡已失國猶葬之不與楚滅復國知未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故不先葬于歸後葬以為諸侯存之成其事而葬以起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時執意如故晉辭公

吳滅州來成七年吳入之至此乃滅吳三滅國皆在昭世皆在徐州州來蔡遷之徐為州舉巢著其報仇也十三年平王以後乃見明晉已失諸侯也州來夷也何以知其夷以無國名以地名也春秋中國中國有國名邢地陳儀而言邢衛地朝歌而言衛言國則其地名不見已遷滅則舉地名而不繫國如陳儀朝歌是也今州來滅言州來下蔡遷亦言州來以地名見而無國名是夷狄非中國也夷狄滅不志志者嘉吳子報仇也疏楚世家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地理志沛郡下蔡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蔡為楚所滅

十有四年年表楚平王居元年共王子抱玉

春意如至自晉事詳魯語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君喜其歸則致之故名意如惡專政不入公于晉然而致致者喜其反惡則執不必致之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未廢以國事見執于人宜有恩禮故致之論語曰君使臣以禮不言季孫傳曰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春秋卒正至襄昭世例皆日曹居卒正長始見日故以後不日滕以下始見不日故以後日一進一退一始一終比屬而義見此升降初終之道也【疏】曹世家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莒子不葬者莒無謚也春秋十九國中吳莒無謚以為夷也故皆不葬【疏】莒文成以

後乃卒者卒正也不葬者夷狄也春秋凡夷狄不葬卒不月者小夷也與吳同月楚乃日傳曰夷狄不卒卒少進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意恢犁比公之子孜公子公孫之例其晉內方伯衞陳鄭衞一見瑕剽陳六見鄭十四見外方伯秦蔡吳楚秦吳不見蔡九見楚十二見公子無公孫卒正曹莒爲首曹一見公子公孫莒一見公子而已鄫以下皆不見公事詳左傳【疏】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据陳殺公子不稱大夫爲世子莒無大夫也小國無大夫則以不稱大夫爲正例大國有大夫則不言大夫非公子曹殺大夫不名稱大夫無名氏有名氏不言大夫二者相起見意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据曹無大夫殺稱大夫不名意恢賢也賢故舉其名【疏】

按曹殺大夫不名傳曰無命大夫也經本以曹莒二國互相起傳因名就賢立說耳曹曹殺稱大夫而不名莒莒殺稱名氏而不言大夫皆無大夫傳皆以無大夫說之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莒以夷無大夫吳楚秦之比也曹以屬國無大夫邾紀之比也莒夷狄猶中國曹爲屬國首故舉以爲例屬國惟曹莒錄大夫邾以地錄滕薛杞三國全不錄矣一說曹無大夫言公孫會莒無大夫言公子意恢賢其身曹會因其父賢其子孫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吳君卒起讓也疏吳世家四年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於是去吳人日先王初命兄卒弟代立必致位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卒今立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按世家記年有誤字四年當爲十七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有事烝也四親廟合祭太廟此別祭不與五廟故別祀與仲子同疏弓叔老子襄二十二年立三十年見經共十二見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大夫包卿言之叔弓非卿則去樂卒事去樂者大夫國體先君之臣不用樂示哀痛也卒焉者祭爲先君不以臣下廢之禮也不言繹正也君在祭樂

之中大夫有變前見卿禮此見大夫禮明君卿大夫例皆得同有禮魯三桓爲三卿別記臧孫之卒不卒臧孫則記叔氏之卒又別記之卒然三卿與上大夫中大夫皆得如卿矣以聞可乎事据已在廟中事嚴外事宜不以聞大夫國體也左傳君之股肱也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通故得書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者公子朝之孫公孫歸生之子也蔡大夫唯見公子公孫言朝吳者一見例楚復蔡以朝吳爲監出奔者無忌讒之也繫之蔡者朝吳本蔡人也【疏】桉襄二十六年左傳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杜注聲子子朝之子又於此傳歸生聞之何注云歸生聲子名昭十三年左傳杜注朝吳聲子之子據此歸生即公孫歸生也子朝爲公子而吳以王父字爲氏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此伐稱將帥師不狄者前謹始也以下皆不狄

冬公如晉公惟五年及此得如晉

十有六年公羊于平邱之會諸侯遂亂左傳于此年云諸侯無伯益自不見同盟遂爲無伯之辭矣

春齊侯伐徐徐在楚齊之閒 疏 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劉子云楚殺戎蠻子天戒之意楚子不名者夷狄輕之不月不日不地皆外夷狄也子戎蠻者進之在七等之首

夏公至自晉据年表公歸在葬昭公之後此何以先言至而後言卒爲內諱也欲諱其事故使若公復而後晉侯卒者然 疏 年表公如晉晉留之葬公恥之世家同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卒在公至之前此先致公而後卒者避送葬之文也 疏 年表晉侯卒六卿強公室卑矣晉世家六年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劉子說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又大蒐于比蒲與五年同占

季孫意如如晉此公在晉季孫相也何爲先致公而以季孫如晉言之辟送葬之辭旣先致公更目季孫之如晉則公送葬之事隱矣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葬二伯也月者失伯略之同夾國大夫會葬月皆在如上此在如下者異時也季孫以九月如晉侯十月乃葬不可以冬時加于秋事也以葬月加于如上者不異時也

十有七年年表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左傳以爲稱公卅庸亦有諡小邾不卒葬惟以左傳攷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郯爲連帥屬于莒郯二朝襄七年及此**疏**地理志東海郡郯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劉子云晉滅陸渾戎天戒之意晉不言滅因陸渾志之枝夷狄滅不

志志者以進之例時月者進之如中國也 疏 地理志弘農郡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于此

冬有星孛于大辰 劉子說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亂孛星加星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六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朝子朝楚出也時楚強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朝奔楚王室乃定後楚率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怨圍蔡吳人救之遂爲伯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災所及之效也

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 據北斗言入 濫于大辰也 劉子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疏 按斗有環域故言入此無環域故言于而已于東方亦同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吳皆夷狄皆爲方伯經大楚小吳以楚先見略合諸侯有伯辭故言及以異之言戰不言敗楚得內辭也 疏 吳世家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兩夷狄曰敗楚人敗徐于婁林是也大夷與小夷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人敗狄于箕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此楚敗也當曰吳敗楚于長岸或曰楚及吳戰于長岸楚師敗績

進楚子楚吳皆夷春秋進楚退吳楚禮待優于吳故卒楚曰吳月戰則楚得內辭故曰戰于二夷分進退使楚若中國者然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不言正不正簡之也疏曹世家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劉子說宋陳王者之後鄭衛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陳衛鄭亦皆坩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縱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疏按春秋之例方伯以上乃記災屬國夷狄雖有災不志蔡方伯不記災夷之也宋四記災故宋也陳前記災存陳也此衛陳鄭三方伯記災也

其志據外災不志以同日也同日四國災尤重故志其日外災不日亦以同日也因同日故日以見災或曰此亦師說人有謂鄭子產曰子產公孫僑也不見經者凡賢大夫皆不見經見經者多惡某日有災某日即謂壬午也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度數可以推測災變則無端倪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故春秋但記災異不詳占驗也劉子云十九年龍鬬于鄭時門之外洧淵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時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詞令以交二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因子產不信其言同日放四國火以應已說左傳所謂人火也

六月邾人入鄅入者未滅也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下宋伐邾以復之疏鄅國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鄅國

秋葬曹平公時葬正也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 年表曹悼公元年

春宋公伐邾 伐邾爲鄖事也事詳左傳 疏 凡單伐者皆方伯之辭宋爲王後不爲牧何以伐以宋與魯在內州故宋不伐外州小國皆朝魯者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未弑而曰弑加弑以成止之孝也

日 據蔡世子般弑不日 正卒也 般實弑故以比之夷狄不日止不去日知其非弑 正卒則止不弑也 據非弑則自以疾卒 不弑而曰弑 據日知不弑而經有弑文 責止也 止有不嘗藥之過自罪以爲弑故言弑以責之 止曰我與夫弑者 此止自責之辭 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 此自責之實事 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劉子說許悼公疾虐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立其位與其弟偉未逾年死故春秋義之檀弓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曲禮居喪之禮毀

瘠不形視聽不衰雜記下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止哀毀而死非禮之正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不敢虛加人以大逆之名此自因止自以為弒故乃以弒言之疏左氏以為奔晉記載小異古書之通例敘事多以大綱為主至于細節多各以己意自說故相同者少

己卯地震劉子說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日卒時葬據與正卒不異不使止為弒父也卒正則非弒可知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母主于養父主于教母不能養使蹈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此言敎世

子之法也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外樂所以修內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父之罪也

劉子云孔子曰行身有六本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成辭應對不背於耳趣走進退容貌不背於目卑體賤身不背於心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惟害親者也棄其本者【疏】班氏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傅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小學經藝之宮大學鄉射之宮父所以不自教子者爲褻黷也又授受之道當極陰陽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

就師學問無方

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以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家語行修而名不彰友之過也

荀子有此說

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

劉子云同聲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于本朝則天下之豪傑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于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無事垂拱而朝諸侯管仲之力也陳靈殺泄治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陳亡于楚以其殺泄治而失鄧元也

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劉子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强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脇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强中國敗强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强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

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人進去强楚合中國國家安甯二十餘年無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以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愼也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强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疏 班氏云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于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

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疾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 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以此明敎世子之法世子傳位之重而不知法所以責許君也

二十年許公元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劉子說大夫專權曹會以地叛

自夢者据出奔未有言自者疏据自宋南里出奔先言叛 專乎夢也如夢爲邑者然 會曹無大夫非內辭不見大夫名氏 其曰公孫何也公孫與公子同皆貴同大夫疏曹小國一見公子公孫傳皆以爲變例 言其以貴取之劉子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子也春秋賢喜時能讓國因賢其父喜時而褒其子會也班氏曰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

及子孫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會宣公之孫子臧之子而不以叛也據宋公弟辰自南里出奔先言叛乃言自此但記奔不言以叛諱其叛言奔辰言叛也子臧事見上劉子說 疏 按公羊云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故君子爲之也諱也此師說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劉子云盜殺衛侯兄天戒之意

盜據盜有三賤也微殺大夫謂之盜其曰兄一言兄者一見例母兄也據經言弟皆母弟母兄言兄不同母繫于先君曰公子而已 疏 衛不言公族一見公子公孫皆起當國言公弟起剽父言公兄亦起其亂也弟與兄亦對文如公子公孫也目衛侯據盜殺陳夏區夫不繫于君衛侯累也據目君與殺同以衛侯爲盜首責不能保護之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據母弟宜立事曰有天疾者天疾謂天之所棄謂瘖聾盲癘禿跛偪不建乎人倫之屬也不得入乎宗廟天所棄不可以奉宗廟之祀故不立

也白虎通有天疾不可入宗廟說 輒者何也 問輒以何疾廢 曰兩足不能相過 所謂跛也 孫良夫跛爲大夫者當是不甚能成禮此跛不能成禮故不立也 疏 左傳以爲有足疾 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衞謂之輒 通異方之語以曉學者也三國異名同實謂以惡疾名聞名知其疾踂輒同從耴聲 方言以聲爲主同聲則無以相別 疏 俞樾說楚謂之踂四字爲衍文桉輒左氏作縶經字文筆小誤時所或有踂當作縶或以爲四字皆衍文恐非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向之亂國幾亡三年乃止華亥華定何以不累數而後及向向之班先于定也 疏 宋世家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疏 蔡世家立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公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

二十有一年 蔡太子朱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立十四年惟此一記事見經權不在公也疏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劉子說宋三臣以地叛于楚此華貙劫父以叛而召亡人也以亡人爲主者從重也以臣叛君三年乃畢危之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此華貙召華向而後入其以自陳言者陳亦有奉已奔而入必言所自入者入而叛者入不言叛內弗受也以臣叛君有罪之辭其曰宋南里據入于蕭不言宋宋之南鄙也鄙當爲邪字之誤南里宋城之南半城所謂新城也宋有舊城後又于南方加城宋公居舊城華氏居南城郭于南城叛故宋城舊鄙以守以者據來奔言以不以者也據以歸言以明不得以之所以罪其

專地也

叛据以邑來奔言以邑此以下不言邑校下繫邑如以漆閭邱來奔及論語以防求爲後于魯是也直

叛也大夫不得專地言以邑叛是得專邑故春秋經正其義外其人于邑以不以繫邑使不專故但直言以叛而已

不言以邑叛也疏公羊曰直來曰來言但叛無餘事也地猶在國未以出奔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氏大夫也叔肹之後世多賢者疏叔弓子字伯張十五年立一見經弟鞅立

冬蔡侯東出奔楚劉子云蔡逐其君疏校東公羊左氏作朱以爲平侯子本傳作東以爲郎東國事實前後小異

東者据卒于楚言東國東國也据此奔後卒知一人疏校年表以魯昭公二十一年爲蔡悼侯東國元年又注云奔楚則與本傳說合孜世家但言平侯之子不言其名朱如用左傳之說則平侯之子名朱立一年無極以計去之而立東國朱奔楚則平侯子朱奔楚在二十二年此經文作朱之說也用本傳年表說則平侯卒東國郤攻殺其君

其名不詳至于二十一年東國自以事奔楚後遂卒于楚此經文作東之說事本相同惟其遲早之間有異耳東與朱字形近易訛此作東下作東國二傳又作朱疑不能明辨之傳疑可也

何爲謂之東也據二名何以偏舉王父靈侯般之孫誘而殺焉父據左史東國隱太子友之子執而用焉據三傳說此事大處皆同異者其小節也奔而又奔之楚蔡仇國奔又奔之 疏 左傳說則奔者爲平侯子朱本傳說則東國也先攻殺平侯子于此自奔經下有東國卒楚之文是三傳同以東國有如楚之事一以此經當之一云不見經耳非有大異同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傳曰王父名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東國忘祖父之大仇奔投敵國無恩于祖父故春秋奪其君以起其忘祖父之大惡

公如晉至河乃復 疏 魯世家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之還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吳助華向爲亂晉助宋公華氏求救于楚諸侯乃縱其奔楚也

自宋南里者據出奔例不言所自專也據從叛出奔也曹會言奔不言叛此奔叛兼言

大蒐于昌間十一年大蒐在夏此在春非時也

秋而曰蒐據八年秋蒐于紅此春也其曰蒐何也據春曰苗疏本國一年四行之禮則以四名別其時故名與時相應至于五年三年一行之禮則不四時分名從其定名言之以蒐事也謂大蒐爲禮名方伯五年一行之禮不更以四時分細名直謂之蒐而已故春夏皆曰蒐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劉子說王有愛子子朝王陰謀欲立之田于北山將因眾誅適子之黨未及而崩王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于朝奔楚而敗景王襄公二十九年即位至此二十五年不記事唯言劉子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譏公不親行而使大夫也傳曰周吾君也親之者也因其使人而譏之也

不使則不見叔軼者叔輒子未畢喪而出使非之也大夫如不月月者以葬之月加于如之上見以葬如也月者危嗣子之亂

王室亂 劉子說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迭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立王子朝甚之也春秋舉成敗論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

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据成宋亂言成之未有成也凡二嗣爭立春秋必有嫌正之分惟此二者皆嫌故以亂起之明非常例也言室者以一家目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說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此非會盟其稱子何也從正舉貴也尹子在盟盟稱子此及氏者惡之也 疏 二周本紀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

以者 据朝王立 不以者也 猛爲嫡子結黨自恣王欲廢之當如吳札曹臧辟辭以承父志劉單貪功構禍言以所以責劉單也

王猛 据卒言王子 嫌也 据以王氏也大夫弒君氏國者嫌也此以王氏明不子也此王者

世子也以嫌言之者不使得世也何爲不世太子不賢君得廢之卽位授受之道先君之所欲廢不以世道道所以使君令行乎臣父令行乎子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西周也地理志河南縣下云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

以者據天王入不言以不以者也據以皆惡辭入者據天王言入內弗受也據入在以下朝在成周猛出奔皇因入據王城言入明得拒之景王之欲立朝非正也其拒猛何也曰先君之易嫡亂也臣之逆命賊也貪立拒命結黨構兵易生父子之禍春秋絕之以比之于商臣蔡般故曰臣子大受命言居而不言奔者明其有立道不言立亦明其有立道

冬十月王子猛卒此爲朝殺者也不言殺者以卒失嫌言殺則卒不見月者使與王子虎同月也以未踰年之君同王子奪其得立之辭也【疏】按本紀以爲朝殺之傳不言殺言卒者經諱殺言卒依經立說也

此不卒者也（据未踰年王當言崩降亦當言薨）其曰卒（据大夫乃曰卒）失嫌也（言卒奪其繼立之名也言王子亦奪其嫌也使與王子虎同不許世及之辭）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大夫如月者皆爲葬事往此非葬事月者危往也婼賢而見執危而月之也）

癸丑叔鞅卒 疏（弓子輒弟二十一年立二見經子詣立）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爲邾人愬故魯取邾師事不見經詳左傳）

晉人圍郊（劉子說周室多禍晉伐郊郊者何周之邑曷爲不繫于周不與朝爲天子也曷爲不諱爲討亂也）疏

左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獻武不志卒此卒者以初適也而卒故書卒以終其事朱奔同獻武故不）

卒也上奔爲朱平侯子此東國般孫在楚卒當以朝而卒不日者踰竟不日不葬者絕之也從失國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劉子說莒逐其君名者無道也齊人納郊公事詳左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髠沈子盈滅獲陳夏齧劉子說楚師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甫殺獲其君蔡怨楚而滅沈吳敗中國弑二君又日吳敗中國殺二君地震之意疏吳世家僚八年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子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

中國不言敗敗必言戰據外不言戰夷狄不與中國同此其言敗何也當先言戰乃言敗

中國不敗謂言戰後敗胡子髠沈子盈其滅乎不言敗以中外正辭言之是胡沈實見滅于吳之辭也疏六國皆中國而從楚者以頓胡沈先蔡陳許者使小國親敗若非陳蔡許之師然曲禮所謂君者子不親惡也其言敗釋其滅也以敗言之使若所滅非中國之胡沈又或實非滅所以能釋其滅也

獲者上言滅下言獲非與之辭也滅爲正辭獲于君非善辭如晉侯齊侯是也上下之稱

也君死曰滅臣生死皆曰獲疏公羊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左傳書曰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三傳說同

天王居于狄泉言居者王者無外也班曰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曰天王居于狄泉言有內難急正王號知外難當誅疏周本紀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班氏曰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地理志雒陽縣下

始王也據王猛卒乃立其曰天王據禮三年畢乃稱天王因其居據居鄭言出地不言出知因其居而王之而王之也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疏班氏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即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禮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聽于冢宰三年孝子之心則三年不敢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所以聽于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春秋有經禮有變禮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故未三年則變禮焉此與定公事同已踰年新卽位言天王言公辭使若成君偶居于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言居以繫天下之心

尹氏立王子朝 劉子說子朝楚出也時楚強宋衞陳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卽位子朝入王城天子居狄泉莫之敢納楚平王居卒子朝奔楚王室乃定尹氏稱氏者惡事敗之也獨言尹氏者舉重也奔言召伯毛伯者紀實也立不使眾詞【疏】敬王未立之先朝入成周以叛殺王子猛皆不書不以猛君朝也天王已立然後言立朝有君而後治亂臣也

立者 據上言以居 不宜立者也 據立晉 朝之不名 謂氏王子不但稱朝 何也 據衞人立晉名不氏公子 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衞人立晉一知衞公子故名不嫌尹氏目一人不氏若非王子嫌別有所立春秋有正有變多由別嫌而起

八月乙未地震 劉子說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魯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

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疏年表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人彊而得意一年再合諸侯伐彊吳爲齊討亂臣遂滅厲爵得其威以取徧其明年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諸侯無伯楚國內亂臣弒其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甫公如晉得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據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如疾釋不得入乎晉也言有疾以釋不得入之恥前不言疾此言疾者不得入晉之終下又因此出奔恥辱大故言有疾且因此有疾以起前之皆有疾也

二十有四年年表蔡昭侯申元年悼侯弟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疏揭子諡信子襄三十一年立四見經子何忌立

婼至自晉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不執則不致卑不敵尊也執則致喜其反也大夫國體也君執則待之宜有恩禮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子說自十五年至此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子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吳公子光弒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佗如仲舒

秋八月大雩班日劉子說與十六年同占

丁酉杞伯郁釐卒疏杞世家平公十六年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楚屬國前射吳子卒昭世吳三言滅國類見之例皆在徐州揚州則不見也經言滅有國辭史以邑言之者邑有君如宿部也疏吳世家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二邑而去楚乃恐而城郢

葬杞平公日卒時葬正也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婼如宋言婼如宋起婼患之故公孫後書婼卒宋公亦以無公道卒也叔孫婼叔倪皆患于公不得國權故公見逐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輸粟平邱以後無大會此言黃父者爲尊周著之也不盟者天子事不可言盟也平邱以後召陵以前三見合諸侯皆爲王室也

有鸜鵒來巢劉子說有蜮有蜚不言來者氣所生謂眚也鸜鵒言來者非氣所生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其衆不可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公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此黑祥傳所謂之眚也疏魯世家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

一有一亡曰有來者据蜮蜚言有不言來來中國也許愼引穀梁說夷狄之鳥中國鸜鴿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與復中國也同鸜鴿穴者言巢不巢而曰巢劉子說鸜鴿穴藏之鳥來至中國不穴而居巢陰居陽位或曰增之也增讀爲橧于穴中駕巢穴而又巢也公羊云宜穴又巢也此橧爲駕巢之說疏一說增如論衡儒增篇之增謂加之也左氏云書所無也但論其有亡而已足爲異不必更言巢此因但有不足爲異又增言巢以大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七月雩不言月言月非雩也雩不言日言日非雩也一月不再雩再雩非雩也起逐季氏也疏公羊云又雩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左傳同

季者据上言上嘗言下上有中之辭也言上下不見有中故言季上卿下卿無中也又有繼之辭也据鼷鼠又食其角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魯世家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

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臣季氏臧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于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已亥公至于齊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劉子說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嘗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舞八佾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春秋舉成敗錄禍福類如此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次于陽州陽州齊地不至齊者大夫拒之也

次止也未至齊下言唁于野井公在野井也公如不錄其所至此言次者因在外詳錄之

齊侯唁公于野井不言來者野井齊地疏齊世家魯昭公避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

弔失國曰唁失國與喪皆曰唁慰藉之也公國未滅不勝其臣而出未爲失國苟能入之則竟入矣言唁明爲奸臣所蔽不敢自主齊侯一公也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唁當言失國以不得入言者見唁者謝公不肯入之也下傳曰既爲君言之不可者意如也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君在外則不卒大夫致君而後卒大夫是也此之卒者爲求納君因其賢乃卒也疏魯世家齊高張曰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死婼豹庶子謚昭子四年立六見經子不敢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諸侯卒于封內不地地者謀納公宋卒皆日雖文七年成十五年月疏宋世家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

邡公也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宋公與婼皆求納公當同時而卒蓋天絕昭公劉

子云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有所見也疏會世家宋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公元年取鄆出奔居鄆同言取亦譏公也取不月月者以其爲公取故月以謹之

取据此乃圍非取易辭也据取皆不言帥師疏据左傳明年乃取此乃圍耳言取者急欲公之得所不使內得据之久而後取也內不言取据內取于外言取外取內邑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据下

自齊居鄆故易言之也故不言圍而言取

二十有六年年表宋景公頭曼元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月者記葬宋之終爲子危也宋十二卒六葬六不葬王臣無子也與夷捷杵臼賊未討也御說背殯茲父失德也六葬繆公日危讓也文公日背殯會楚也共公日不葬者也莊公月危捷弑也平公時正也春秋凡言葬者皆有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天子無外出言居諸侯君一國于其境內言居此言居下言在者鄆內邑乾侯

外邑居安而在危存之乃言在也致居不月此月者謹始也

疏魯世家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子將言于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

公次于陽州 据遜齊未至齊國次陽州而已 其曰至自齊 言居者如以鄆爲國然 何也 据下致言乾侯不言晉 以齊侯之見公 据如晉未見晉侯故不言晉 可以言至自齊也 君重于國見君可以言自 居于鄆者 据至者至國都文 公在外也 言至至國辭不應以鄆主之以鄆主致是公以鄆爲國在外之詞未至國在鄆不致至國乃致也据與天王居于狄泉同言居者未失國辭在內不至言居在外乃言居 至自齊 据居于外不致 道 据在外不致 義不外公也 公猶在鄆不敢外鄆魯邑公居魯地言至自齊不必別言居明公以遜居鄆與常出不同既已出奔猶以至齊言之者臣子無外君父之義

疏左傳云言魯地也與傳同

夏公圍成成不言取圍而不能取也成在魯北欲取以自益

非國不言圍据圍邑當先言伐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以公在行閒故崇大其事言圍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自桓以後齊不主會諸侯矣此何以言齊主會著齊之更伯也何以著之為謀納公也自是以後晉失諸侯齊更伯故因內事著之也疏不日者不信也盟納公齊為高張所蔽不能納故不以信詞許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也不別國致會致言居皆在外詞至自會据與在國同道据在外不致義不外公也再發傳者上致自齊未至此至自會故更明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前名棄疾此名居所謂二名也疏楚世家十三年平王卒乃立太子軫是為昭王

居棄疾前名棄疾此名居名從主人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劉子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劉子云初雒邑與宗周通畿封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

疏晉世家知櫟趙鞅納王于王城鄭世家定公如晉鄭與晉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周本紀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入敬王于周

周有入春秋諸侯出入皆惡名以歸爲善以入爲篡天子無外不可言歸言歸則有外成周城名入成周從城起

義上有天王言特入此城非篡辭也無出也言出則是失天下辭入不月月者大之也大天王之入以正君道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劉子說楚平王居卒子朝奔楚王室乃定

遠矣楚在郢去成周遠非也楚莫能誅之奔據王之子弟不言出此有召毛當言出直奔也

此從王子不言出春秋周臣凡失道者言出絕之也罪大不言出以其罪重見絕已明直奔謂居不有之直奔而已不言出如在外辭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二十七年年表楚昭王軫元年

春公如齊正月不存公猶在內之辭不敢外公也至于乾侯不在內乃存之疏自宣十年至此八十五年乃見如齊齊復伯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在外也三至公再發傳者與前不同此實如齊又傷之也疏左傳言在外也同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劉子說吳公子光弒王僚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為謁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與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時使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

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從事如故謂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疏 不言光者吳無大夫又曰吳弑君地震之意

楚殺其大夫郤宛 宛楚賢大夫聽讒殺之故有危亡之禍不言有罪無罪者略之也 疏 楚世家費無忌讒郤宛郤宛一見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大會不言盟者爲成周不可以盟也 疏 左傳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

冬十月曹伯午卒 卒正例不日 疏 曹世家九年曹悼公朝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于宋歸葬

邾快來奔 邾無大夫季氏逐公前以地書來此不以地何以書之以見其甚也畀我庶其以地今又納叛人甚之故

書以見其罪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三如齊一同盟鄟陵齊强魯弱不能納公公又改計如晉言此以見大夫專權之禍三國皆政在大夫納公非大夫所喜君不能自主所謂不得舉手溴梁以後政在大夫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月者危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邑也齊不能納乃速求于晉次止也 疏 魯世家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于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昭公乾侯

公在外也 公如晉至國不主國不言所次此言次因公在外以外爲家故隨所在言次明公不得入乎晉也晉大夫受季孫賂不入公以此見大夫專諸侯不能爲政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疏】鄭世家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傳曰時葬正也然則月者故也爲危之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日卒時葬從方伯例矣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年表鄭獻公蠆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如晉未見晉侯故以乾侯致如晉不得意故返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疏】魯世家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言來者公在鄆魯地也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公如晉齊侯怒公不爲公謀使高張來謝公故曰唁不得入也以唁言者起非實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冉如不得志齊之篙張晉之荀躒一也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公在外不卒大夫此卒者無公乃卒之也與叔孫婼同以無公乃書卒 疏倪𣪠

三子二十年立十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 不死於病如天奪之魄 此皆無公也 二十四年

宋公卒傳云殆公也無讀爲誣謂叔孫婼求納公

謀納公也皆者承上宋公叔孫婼 是天命也 無病而死叔倪求納

求納公無病而死故曰皆也昭公失道天之所 非我罪也

絕故倪死而鄆潰傳曰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

昭公者二叔死宋公卒鄆潰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逐

君本季氏之罪而上亦失道傳言此者明君當若于道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邑不言潰言潰者國之也潰後齊即據鄆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 解見前言此明內外同又起國鄆 上下不相得則

惡矣春秋重民不相得而潰叛是上失民也失民為大惡亦譏公也下不能事上上不能使下同譏亦累及公之辭

昭公出奔至此乃不在魯故以出奔言之出奔于乾侯故下存公地乾侯也民如釋重

負昭公無道大蒐窮兵見逐非盡下失道上亦有以招之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在存公也言居在內辭非存也言乾侯不國者不忍言也公久居乾侯地之使如內地然者臣子詞也

中國不存公據在晉不言在楚言在存公正月無事書公在存公也故也鄆未潰之前猶以鄆存公鄆潰公乃絕于魯故譏變也逐君與弒同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晉大國卒皆日者禮備也雖不正從前見不正也十三卒而七不葬弒亂多而失德廣也二時五葬二月一日文日葬者危背殯戰也悼月葬者危伯衰也

疏晉世家晉頃公卒子定公午立晉卒

皆曰唯夷吾時未爲伯義不正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不及時而葬速葬也疏月者伯哀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班氏曰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吳所滅徐者州舉之荊後言楚徐始終不易名者如梁亡荊楚爲伯梁徐以秦爲伯故州舉之不易名也于此以州滅下記蔡遷州來以見蔡之爲徐州伯也昭世吳三滅國皆在徐州之州以此終之滅不志志者因進之不月月者亦進之疏世家闔廬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

三十有一年年表晉定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正月以存君故于正月必詳公所在疏左傳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言會者起受賂同惡相濟也公如晉不得入季孫乃會其大夫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疏魯世家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同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

不從晉人止言意如會荀櫟起同謀也同惡相濟撫君善助奸人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自莊三十一年至此百五十年乃卒莊世不卒者也薛敘小國未至此乃正卒能同盟故名日者以起正卒之下從時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方會意如即來唁公明爲季孫謀謝公也不言來者乾侯晉地晉自主之故不言來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紹公不助之也 曰既爲君言之矣 君晉君言以魯侯意告晉君起公未見晉侯 不可者意如也 見櫟亦如季孫故有三家分晉之事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劉子云黑肱叛地震之意納叛臣也書者公在外罪三家也

其不言邾黑肱 公羊所謂口繫邾婁口言邾而文無邾 何也 據師讀有邾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知此言邾亦別乎邾也別于邾通濫也小邾亦別于邾言其不言濫子何也據言小邾子也通濫事見公羊傳【疏】校公羊言叔術讓國事引公扈子云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公扈子先師劉子曾用其說也非天子所封也天子所封乃言子邾小國猶有濫有小邾則大國多此類矣班說大夫功成未封而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來奔據晉宋言以叛不言奔內不言叛也據宋辰言自蕭出奔先言叛此言來奔不言叛諱內受叛人但錄其奔而已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子說時吳滅徐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不言公內取也不繫國也地理志泰山郡剛下云故闞

夏吳伐越吳世家五年伐越敗之吳越始交兵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此大會且中國諸侯也何以不言同盟爲王室事也疏國參公子發孫公孫僑子產之子七穆之一國祇一見曹世家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按此無陳蔡許三國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據歸賑與稱天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前于城杞發傳踰二十四年再發傳者明大夫之事五世希不失此執政之終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魯世家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爲定

公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二
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

華陽林思進覆斠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九終

渭南嚴式誨斠鐫